

荷蘭留學近況

——江樹生致創辦人函

生已於去年十二月底，結束在阿姆斯特丹為期三個月之荷蘭語學課，並且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搬來 Leiden。

去年十二月中獲得吾校資助金款，一切計劃得以順利開展，至感銘謝。

首先關於申請學位之事，去年十一月中因 Prof. Dr. Meilink 的希望及介紹，生往請 Leiden 大學漢學研究院院長 Prof. Dr. Zurich 和 Prof. Dr. Meilink 一起擔任生之指導教授。在漢學研究院經過一次面談，院長乃同意擔任生之指導教授，並且指示向荷蘭教育部申請學位候選人之方法。生乃於十二月八日向荷蘭教育部正式提出申請，並且已於十二月十九日該教育部已覆文，經已轉送 Leiden 大學當局考慮中。

此次因為申請學位，得以和二位教授結師生之緣，至感快慰。Prof. Dr. Meilink 是當代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最著名的學者。一生在海牙國立檔案館，實際翻閱該公司檔案，為 Leiden 大學殖民史教授，對生之研究荷蘭時期之台灣史，指教甚多。而漢學研究院，為衆所週知，乃世界聞名之漢學研究中心，各國漢學大家必遊之處，歷代院長均係影響漢學研究頗為重要的人物，為通報之發行人。現任院長 Prof. Dr. Zurich 對佛教之影響於我國，對耶穌會士之影響於我國，均有獨到之發明。對生之研究荷據台灣，頗感興趣，而樂為指導，並且親自領生入書庫查閱史料，殷殷教誨，生至感榮幸。

Prof. Meilink 說，據其一生在海牙國立檔案館和各國

到該檔案館鑽研的學者交遊的經歷，已經看到許多歐美學者，日本學者、印度學者、印尼學者，很成功地利用該檔案館的史料。但是尚未看到中國學者如此成功地利用過。Prof. Zurich 乃用中國話說，生為中國人利用該史料的先鋒。二位教授的殷望，使生感到榮幸，也感到責任重大。有不少歐洲美洲的學者，批評我國學界漠視外國學者對我國的意見，現在生擬自荷文史料翻閱有關國史的資料。這種工作，可以明白地答覆上述的批評，而且這種工作，是在吾師極力贊助鼓勵之下始得進行的。相信將來此類批評，會漸趨減弱。

生搬來 Leiden 以後，自一月五日海牙檔案館開館，即每日登館翻閱。該館建於一九〇二年，自海牙中心車站 (Den Haag Central Station) 海牙共有四個車站) 徒步約五分鐘可達。所藏史料，一共佔書架約一千八百公尺長，其中有一千二百公尺長之資料，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之資料檔案。大部份均依檔案年度裝訂成冊，有原件、有抄文。珍藏。生亦帶該目錄來此，以為入門。可是經翻閱原件數件，發現該目錄遺漏錯誤之處不少。於是經與 Prof. Meilink

商量，乃重新製作卡片，搜列移川教授遺漏之部份，訂正其錯誤之部份，希望將來可以編出比較完整之目錄，以利同道。

而且希望將目錄譯成中文，俾令國人可以一覽荷文台灣史料之大要。經過二週，已經製訂一千餘張卡片，將陸續製訂至該檔案內容，包涵甚廣，而以貿易關係為最多。但是

十七世紀東西交流，對異國風俗、經濟、社會等等，頗多新鮮之描述。自此內容形式視之，以信件最多。各地商館來往信件，傳教士信件、向巴達維亞公司總督的報告信件，還有中國商人、地方官致荷蘭人之中文信件之譯文等等。其次

台灣日記，又名熱蘭遮城日記。生曾將之統計，自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六二年間，大概可以銜接，為研究台灣頗為寶貴之史料。再次為台灣決議錄，又名熱蘭遮城決議錄，與台灣日記對照閱讀，甚為有用，其餘有各地的報告、指令、旅行記、村落記述、會計、帳單、貨單等等。有的只翻台灣一地，有的關係東海各地交流，而關係我國沿海者亦甚多。

對於如此浩瀚的史料，畢一人終生之力，亦無法翻閱翻譯完畢。尤其對荷蘭文的造詣尚淺的人，加之該檔案均以十七世紀之荷文草書函寫，不但字句文章難解，字體亦甚難辨。

所幸生在天理，得從中村孝志教授學辨該類字體。現在大概可以辨得，感到最難的，仍為荷蘭古文之理解。該類古文，今日荷蘭一般大學生亦無從理解。為此 Prof. Meilink 和 Prof. Zurich 都說，生應該再申請延長一年，留此多學

年，蓋歸國之後，求教不易。Prof. Zurich 說如果需要，願便歸國之後，可以順利整裡，翻譯此類史類。一方面可以引進幾位學生，共拓斯道。不過，是否延長，全視吾師之裁決，生當遵令行事。

翻閱幾篇之後，生發現翻閱原件實屬重要。向來說者均以為明朝因欲荷人退出澎湖，而以令其移居台灣為條件，成為荷人據台之理由。但生上週閱及一封福建地方官（詳細官名尚不知悉，因係荷文譯文，據譯音，似為都督）致荷蘭長官的譯函，明白地說，荷蘭人既不許在澎湖企圖和中國通商，亦不許在台灣據以通商中國，而是必須回到巴達維亞，始可通商中國。據生所知，尚無人利用該函釋史。同樣，尚未被利用，未被知悉的史料，一定還很多。

在荷蘭，研究台灣史的人，已經多年未見。但是現在却有二位，以台灣為題，撰寫學位論文之同道，而且都是專門研究十七世紀荷據時期者，令生感喟斯道之不孤。一位是現任荷蘭國家研究所研究員的 Mr. Blusse，他於五年前到台灣居住二年，專研澎湖之荷蘭人。現在將擴大，以澎湖為中心，研究荷華關係。生與他於三年前在天理交識，他當時在京都大學研究，以來共同研究，未曾間斷。去年他歸國之後，

承贈精美月曆，業已收到。時蒙錦注，至深感謝。寄奉賀卡，想達左右，於此再度恭賀新禧。

家鄉消息不佳，令人憂心如焚。本人仍打算前赴美國，唯尚未確定，需視經濟情況而定。

本人若干中文書籍均留在越南，目前身邊僅有王著「國父思想」，和「中國民族史話」。閣下之歷史大作，亦留在西文，彼助生荷文。另外一位是海牙國立檔案館研究員 Mr. Raessingh，他在該館工作有年，會編該館日本關係目錄

順此奉告一件愉快之事，九十年前荷蘭最著名之書店 Brill 曾經出版漢學大家 Dr. G. Schlegel 的「荷華文語類參」，惟一有價值的荷華字典，全四鉅冊。生知其書在台灣未會得見，後來在天理圖書館看到，並且未被列入字典類，可以借出，喜雀過望，乃費相當之力量，將四冊五千餘頁全部複印，以備後日之用。最近，該書店在倉庫裡清出九十年前尚未裝訂封面的該字典，吾友 Mr. Blusse 得悉告知，遂急購一部，敬贈吾師。書已於昨日由該書店水運郵寄，寄到之後，請圖書館裝訂封面。該字典頗聳動一時，在通報會有人撰文廣為介紹。著作者對中文造詣深，尤其對漳音更有獨到之處。故全套荷語，均以中文釋意。而每一中文字，均附記史資料。因此非獨對學習荷語有用，對研究閩音亦為不可缺少之資料。而且例甚為豐富，學術價值之高，早為世所公認。生效僅將該書數處複印，附寄於此。一為「中國」(China)，一為「書」，一為「史」，一為「音樂」，可以看出其釋意用例之詳細有趣，而表解圖解之處亦甚多。生以為該字典，當係中荷文化交流之重要成果之一，應予珍藏。

此地近日大雪，寒風刺骨，而生托吾師之福，得保粗健，

每日工作。諒華岡亦已入寒冬，遙念吾師，為國為校，終年操勞，千祈保重。

校友通訊

美國黃華勛

曉公恩師鈞鑒：生因獲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助教獎學金。

已

於去年底來美進修，專攻建築設計。因初蒞異國，生活習慣諸多不適，稽延兩報行蹤之過，至祈原宥。賓州大因財源充沛，設備及師資均屬上乘。對中國學生亦頗具好感。目前中國留學生共有百餘人，惟華岡校友僅生一人。由於母校陶鑄之功，生在美無論助教教學工作或本身進修工作，均能甚感輕鬆。語言及生活習慣，現已逐漸適應，懇勿為念。臘鼓頻催，梅花初放，西望故國，不盡依依。願我公福祉隨歲月頻增，遐齡如河山並永，是為頌。謹叩崇安

學生

黃華勛叩啓

六十五年一月廿五日

越南陳文恩先生致創辦人函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日寄自法國

承贈精美月曆，業已收到。時蒙錦注，至深感謝。寄奉賀卡，想達左右，於此再度恭賀新禧。

家鄉消息不佳，令人憂心如焚。本人仍打算前赴美國，唯尚未確定，需視經濟情況而定。

本人若干中文書籍均留在越南，目前身邊僅有王著「國父

思想」，和「中國民族史話」。閣下之歷史大作，亦留在西文，彼助生荷文。另外一位是海牙國立檔案館研究員 Mr.

Raessingh，他在該館工作有年，會編該館日本關係目錄

蒙惠允，不勝感激。

自去年他開始研究荷據台灣時期，對土著之文化影響，更

為有意義的，我們三人同在 Prof. Meilink 指導之下研究

都大學研究

以來共同研究，未曾間斷。

去年他歸國之後，

研究荷華關係。

生與他於三年前在天理交識，他當時在京

都大學研究

</